

新作《圣殇》，今年在第69届威尼斯电影节拿到了最高荣誉金狮奖

金基德：

韩国的“问题”导演

文 \ 本刊特约撰稿 何言延

韩国导演金基德



今年，已经拍了十八部电影的金基德，凭借最新作《圣殇》，在第69届威尼斯电影节拿到了最高荣誉金狮奖。金基德显得非常激动和感慨，这自然是有原因的：一方面是这个奖非常重磅，亚洲导演很少能染指这个奖项，上一次已经是五年前李安执导的《色戒》；另一方面，金基德在韩国几乎已经成为一个被电影圈集体排斥的人，孤立无援的他甚至都找不到投资拍摄新片，此时此刻能获得国际上的肯定，这个奖项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。

作品充满了对社会的思考

今年已经52岁的金基德，从他36岁时执导的第一部作品《鳄鱼藏尸日记》开始，就完全和韩国电影的主流风格独立开来。那时候的韩国正是逐渐开始缔造商业娱乐大国的起步期，《我的野蛮女友》这样的电影大收特收，有着绝症的恋人更是银幕上的常客，爱来爱去抑或嬉笑怒骂，成为韩国电影的主流品种；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曾在法国留学，深受欧洲文艺片熏陶的金基德却毫不妥协，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社会的思考，视角多数时候对准的是社会的阴暗一面，例如性工作、小偷、不良学生、死刑犯等等；再从讲述他们在社会底层的生活，揭开当代社会的问题所在。

在金基德的新作《圣殇》里，这种对社会问题的

韩国电影的一种抗争。

就像《圣殇》的情节，如果是换成大部分导演，故事的后半段在母亲的出现之后，一定会令男主角改邪归正，母子俩开始温情脉脉的生活下去；而金基德显然没有这样做，故事里让我触目惊心的一点是，当男主角去殴打欠债人，将欠债人打得半死不活之后，做母亲的非但没有制止儿子的暴力行为，甚至也上去狠狠的踢着欠债人。对这位母亲而言，这位几十年没有相遇的儿子，在心目中的重要性高过道德，高过伦理，高过一切，虽然知道儿子以剥夺他人生命为乐趣，但儿子不管做什么，做母亲的也会支持到底。她这么做，是为了偿还那亏欠了几十年的母爱；而这种近乎偏执的母爱，也隐隐约约的暗示着本片将以一个极大的悲剧收场——果不其然，《圣殇》的故事结局，就像是刺进观众心口的一刀，将看着电影的观众吓得目瞪口呆。

当《圣殇》在威尼斯播放的时候，在场的媒体和评委无不盛赞，在他们看来，这样的金基德，就是最好的金基德；这样的韩国电影，也是最好的韩国电影。多年前崔岷植出演的《老男孩》曾经也在欧美各大影展掀起一阵热潮，这部在故事情节上和《圣殇》同样扭曲的作品也是以一个男人找到陷害自己和家人的凶手、自我救赎作为故事主线，但《圣殇》比起《老男孩》，走得更远也更加极端，《老男孩》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都有着一种复仇的快感，而《圣殇》不会让观众有这种释放的感觉，整部电影唯一的温馨段落——岗作和母亲出去游玩，也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冲突而打破。金基德摆明了就是要告诉观众，这个社会有多么的残酷。

以性工作为题材扬名影坛

回顾金基德的执导生涯，以性工作为题材的三部电影《雏妓》《坏男人》《漂流欲室》是他扬名影坛的重要作品，特别是《漂流欲室》，以杀人的警察，不能说话的哑巴女人与性工作者之间的爱欲情仇来营造了一个“漂流欲室”，既残忍又赤裸裸的展现了人类的欲望。如此阴暗的表现人性，对演员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，哑巴女人的扮演者徐情让人不得不充满了欣赏，而许多的演员也都在金基德的作品里发光发亮，毕竟能够出演金基德的电影，对演员本身亦是一次极大的挑战。

2004年金基德执导的《空房间》是他迄今为止最为“干净”的一部爱情片。这部电影讲述一个爱潜入别人家里，享受在陌生的空房间里生活的男人，某一天撞见一个浑身淤青的女人而发生的。这部电影对白仅仅只有三句话。在银幕上淋漓尽致的展现出了一种属于金基德自己的美学，这位画家出身的导演将镜头用到了极致，更为金基德赢得了威尼斯影展的最佳导演奖。

在这之后，金基德积极的开始拓展视角，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优秀演员合作。2007年由台湾演员张震主演的《呼吸》是金基德为他量身订做的电影，以死囚犯的视角来探讨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意义哪个更加重要；2008年的《悲梦》由日本男星小田切让主演，讲述了一段残酷的爱情故事。不过他的这番积极进取似乎在韩国本土并没有获得什么好评，国内媒体依然对他嗤之以鼻，他的电影也很难在韩国获得好票房，甚至有的发行方都不愿意发行他的作品。在这种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的情形下，前几年金基德甚至意气用事的宣布“再也不会去韩国公映自己的作品”这种气话。

“问题导演”值得影迷关注

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对峙之下，跟社会作战的金基德似乎把电影里的情绪带到了现实生活当中，而今年《圣殇》所赢得的荣誉，似乎又给韩国民众一个正视金基德的机会。不过今年是韩国商业制作大爆



《圣殇》海报

发的一年，卖座的悬疑大片《双面君王》的观影人次刚刚超过一千万，即将打破韩国影史纪录，而在大钟奖里，《双面君王》更是破纪录的拿到了包括最佳电影等在内的15个奖项，一同提名的《圣殇》仅仅获得两个安慰奖。这样的局面说明，金基德在韩国依然是小众，他和他电影的边缘性，恐怕还得持续一段时间。

但在这样的现状里，金基德这位和社会作战的“问题导演”，依然值得影迷关注，即便他的电影不按套路出牌，即便他的电影会让观众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上都有种不舒服的感觉，但比起纯粹把电影作为娱乐，讲述着天华乱坠的浮华故事的商业导演们，金基德坚定地把每部作品都定位在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之上，给这个时代烙上印记，这也是他的作品最大的价值所在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金基德的电影看完之后，总有一些画面和情节会留在你的脑海里挥之不去，就像《圣殇》里那首不怎么动听的吉他的曲，偶尔也会提醒你，生命里，有的事情，真的不能用金钱去衡量。



《圣殇》剧照

《圣殇》剧照



批判态度依然存在。这部电影的主角岗作是一位专门替人收欠债的“职业经理人”，他会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对待那些还不起钱的人，而后制造一个意外让对方断手断脚，接着用早就买好的保险去理赔，用赔偿金来支付欠债。于是乎，几乎每一个被他收过钱的人都对岗作恨得咬牙切齿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因为他既残酷又冷血。这样的生活直到有一天，一个涂着鲜艳的红色口红的中年女人出现而开始有了变化，她自称是岗作的母亲，无论岗作如何打骂甚至强奸她，她都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身份。而自幼缺乏母爱的岗作也渐渐的接受了这位突如其来的“母亲”，两人开始一起生活……

这部将故事对准了那些借高利贷的社会底层人的《圣殇》，绝对不是一部能够让人开心的电影，可以说整个观影过程充满了痛苦——这种痛苦一方面是在暴力上的触目惊心，另一方面则是故事的黑暗与阴霾。社会的边缘人群活得卑微渺小，看不到希望的明天，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获得金钱，赢得一点尊严。片中最让我触动的是岗作面对一个小孩就要出生的男人，他很喜欢弹吉他唱歌，但想多给孩子挣点钱，因此决定把两只手都废掉。在让岗作行刑前，他自弹自唱了最后一首歌……金基德用这样的故事去展现出电影，想告诉观众的事不言而喻：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上，有这么多人宁愿为了金钱，放弃自己的理想、事业……甚至生命？这番诘问，更像是他面对着那些商业化的